

佛說四十二章經講話（二十）

■ 聖 印 ■

於台灣正聲廣播電臺播講

第二十四章 色欲障道

佛言，愛欲莫甚於色，色之爲欲，其大無外。賴有一矣，若使二同，普天之人，無能爲道者矣。

釋義：

要想辦成出離生死之道，不可染着愛欲，尤其要明白色欲是一切愛欲中爲害最劇烈的一種，沒有比色欲更大更可怕的欲念了，故說「其大無外」。

自仰光飛瓦城

一飛人看又冲天。隱几長吟意自便。遮莫瓊樓高處遇。不會容易暫流連。

乙未春怡保道中

僕僕征途十丈塵。垂楊難繫轉蓬身。雨花許見空中墜。猶是江湖賣解人。

臨濟兒孫半野干。禪心無那又春殘。山花赤白猶爭艷。欲說誰妍也大難。

幸而是只有一種，如果還有其他同這色欲一樣的厲害，足以障導道法的話，這個道，也就簡直修不下去，因此，佛指示這色欲的可怕，再說到現在學佛的人，最難解脫的恐怕就是色欲的纏縛吧！佛頂經說：「淫心不除，塵不可出。」

一切衆生淫欲熾盛，想調伏六根，最要緊的是去色，衆生以淫爲樂，不顧一切後患。要知淫欲純然是生理構造而起，是由後天思想行動而生起苦樂，並非先天性而成。起世經說：「彼時衆生，食梗未已，身分即有脂髓皮肉，筋骨膿血，象脈流布，及男女根相彰顯，根相即生，染心即起，數相觀瞻，遂生愛欲，便於屏處，行不淨欲法。」可見有相才有心，若除去心，相亦隱滅。

克制妄想，去色欲淫想第一重要，假如無法克制。談修行，誰敢相信？佛經裏對克制色欲的故事也不少，也只對治淫魔的唯一剋星。任它如何厲害的邪道淫魔，在大明大智的佛前，就施展不出平日誘人的手腕，最後祇有被征服了。

從前舍衛國有一淫女時時引誘青年男子，那時有長者闍達十分富有，他有三個兒子，不幸這三個年少的兒子，仗着多金竟來到淫女的淫舍，這樣不到一個月，把家裏所有的錢財化盡。闍達知道了生氣得很，就前往宮中，稟告國王說明淫女引誘其三子，騙取錢財的事。

國王吃驚地說：「你家如此富有，爲色性迷惑，尙且能盡，何況他人呢？」

「是啊！乞求大王下令，把可惡的淫蕩之女殺了，以儆效尤吧！」

「可是我受佛戒，你不知道嗎？我現在連蟲蟻都不去殺它，何況是人？怎麼能殺。」國王無可奈何地說。

「這好吧，你到佛陀說法地方，請佛開示。」國王想了一想說。「也好！」

於是國王與長者一塊來到佛所，陳明上述的事情。佛陀就令諸淫女集合，然後再示意弟子一千二百五十名比丘，各隨定意，現出大神通，大迦葉、舍利弗等各作現身，淫女們見到比丘們莊嚴淨相，淫心從此而滅，於是發心求受三皈五戒，此後，長者的三個曾經失足的兒子，就還自己清淨面目，不再迷戀無謂的女色。

另一個故事：

阿難尊者和婆耆奢比丘入城托鉢時，在街路上見到一美得出奇的女人，這時婆耆奢比丘簡直散亂得不能制止，就坦白的向阿難尊者說：

「尊者！現在我心裏充滿了慾望，都快要燃燒起來，請您慈悲的把如何消滅慾火，指示一個方法吧！」

「婆耆奢，既然顛倒的思想在心中，即將燃燒，你快放下一顆貪慾的心，用定力觀察一下，離有無常無非是苦，是無我，就不會再讓它起燃燒；修定觀不淨之相，於正定而對治啊！」阿難勸勵地說着。

阿難的話果然起了作用，一時髣髴清涼的水，投在心中滅火，於是女人極美的笑來誘惑，婆耆奢此刻也不動心了。他運用不淨觀解脫了危機，中途沉思着：欲，如想有就有，想無根本就是空的！

回到精舍，佛告誡他們：「色好比是沫，受如浮泡，想猶如幻影，行如海市蜃樓，識可喻為幻。」

「且看一切都是空寂不實，無論美與醜，堅強或是軟弱，一切都是歸於幻化無實的。」佛接着再啓示說。

經過佛良言開示，婆耆奢心中更充滿喜悅和覺悟。

另一個故事，佛在舍衛國祇園精舍說法，當時有位年青比丘入城乞食，看見一位婦女極為美艷。

這比丘心存色欲，迷惑不解；竟然害起病來，飲食無味，面容憔悴，躺在床上萎縮着，似乎沒精打彩。

同道們前往探望並詢問著，比丘把內心的憂悵，毫無隱瞞的相告上街所窺探的事情。同道們知道他的病源，由於道心輕浮，慾火正盛之時，難於進言，只好請佛指示。

來到佛所，佛陀慈祥地道：「你不必愁結，要如此的願望，很易獲得，讓我替你解開心中的鬱悶吧！」

比丘聽佛這麼說，心中大喜，氣順病愈。

佛就帶他和諸比丘們入舍衛城，來到他日思夜想的婦女家中，但已遲了一步，原來那婦女已死去三日，正停屍堂中，家人正圍繞著屍體哭泣著，這時候大家都清楚地看到生前之婦女，此刻身體也漸漸膨脹，有種種不淨液汁自身而上而流，不但面目全非。而腐臭難聞。佛趁這機會說法：「你所貪戀婦女美色，現在不過

是如此模樣！你還喜愛她嗎？須知萬物皆無常，人之間只不過是一口氣而做人，而愚癡的人所見到的是外在美好的一面，並無法去體會醜惡的另一面，往往認為虛偽無實的世間，是實在的，用盡方法追求欲望，尋求快樂的事。」接着又說偈：

「見色心迷惑，不惟觀無常。愚以為美善，安知其非真。以淫樂自裹，譬如蠶作繭。智者能斷棄，不眇除衆苦。心念放逸者，見淫以為淨；恩愛意盛增，從是造牢獄。覺欲滅淫者，常念欲不淨，從是出邪獄，能斷老死患。」

這時候年青的比丘悵然開悟，了知過去迷謬，感謝佛陀指示迷津，回祇園後，精進向學，再也不懈怠。

其他的人聽到佛陀的啓示，也相信諸行無常，一一止息惡念，懺悔意業，勤持不犯，努力精進，亦得道果。

第二十五章 欲火燒身

佛言，愛欲之人，猶如執炬，逆風而行，必有燒手之患。

釋義：

愛欲在人們的心目中是極為可怕的，世上往往很多人為此而喪身害命，造成「一失足成千古恨」的遺憾終身。猶其學道之人，不守梵行，破清淨戒行，不但道行盡失，抑且失却人身，不再更復，若是淪落到這種地步，是十分悲哀的。

佛因此告誡說，愛欲絕不可接近，如果接近了它，就好像手執火把迎風而增火威勢，一定會燒到自身，那時想痛哭求悔，已然無濟於事。

未來之事，應須防範，以免招來痛苦的後果，不斷策勵自己，揚棄愛欲的意識，把「色」透視為「空」，如此方免造下彌天大罪，又能完成道果。

這不單是出家修行人為然，即使在家人也要斷除五欲，明白「財、色、名、食、睡、地獄五條根」的道理，不為世間的愛欲所染。如果真能有此覺悟，以法樂代替世樂，則現實及未來的生活，必然是能得美滿與自在，福報自然是無窮無盡的！

大洞法師說：「紅顏何處去！欲尋無跡」這話正是人生的寶

照，昔日紅粉佳人，如今正成敗柳殘花，回憶起平生辛苦，環境不順，受盡欺凌，到頭來憔悴蒼老遭人遺棄，說什麼恩愛纏綿，好景不再；不覺就傷心流淚。故此娑婆世界污穢不淨，罪惡充滿，所見的美色當前，不過是海市蜃樓而已。

孟子所謂萬物皆備於我矣，及身而誠，是具有極深的哲學義蘊。後學的人應打起精神修養的主意，常常反問自己：我這個心是不是放肆了？動搖了？沮喪了？是否又被人心侵蝕天理，障蔽良知？沉溺在無意義的愛欲中，糟塌寶貴的人生？孔子說過：「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晝夜」就是要人明白時光的寶貴，無益的事決不可為，更不可錯失求道良機。捨棄黑暗趨向光明，而在一念間的決定。善惡在剎那間能影響永恒光明或萬劫不復的深淵！

第二十六章 梵行證果

天神獻玉女於佛，欲壞佛意。佛言，革囊象穢，爾來何為？去！吾不用。天神愈敬，因問道意，佛為解說，即得須陀洹果。

釋義：

天神是指魔王波旬，天魔的別稱，乃四魔之一，第六天的魔王。玄應音義說：「梵云魔羅，此釋曰障。能為修道作障礙也。亦名殺者，常行放逸而自害身故。第六天主名波旬，又云惡愛。在釋迦佛去世時之魔王名也。諸佛出世，應名不同，如迦葉佛出世時，魔名頭師，又名惡瞋等是也。」

凡夫所以墮落在生死輪迴的苦海中，即由於淫欲、富貴、暴力等，象魔的惡勢力所纏縛住，佛之所以「唯我獨尊」就是醒察魔是惡力，能除去身心向上的障礙，故示現降魔，以慈悲精進刀，降伏一切魔障，乃是修行者所必經之道。

說到佛的成道，可分兩個過程，一是降魔，二是夜觀明星而成佛，先談降魔，波旬魔王知道如果世尊成道以後，必然會引導許多眾生向善向上，那就無法再受他統治，因此想盡辦法，他就用妖艷的魔女想引誘佛陀修道志向，施展出迷人的歌唱，香艷的舞蹈，以為這樣可用誘惑來戰勝修道之心，不料佛陀並不被它所動搖，反而呵責她們：「妳們這些臭皮囊包含著污穢，來這裏做

什麼？去吧！我不受用。」魔女用誘惑方法畢竟失去效用。

第二次魔王親自來到佛所說：

「你是悉達多太子，將來是繼承你父親治國安邦的大業，可做萬人之上，天下的榮華富貴是享用不盡，你又何必捨棄王位，受這孤單寂寞的痛苦呢？」

佛還是依舊如此，無法被說動。

第三次，魔王就採取暴力的行動，來威脅，可是佛並無懼心，以無畏神精擊潰了魔軍，所以使得與佛為敵的波旬魔王，變成無能為力。

接着是說夜觀明星而悟道，明星是光明潔淨的，如同我們每個人本性光芒，人人具有。只因眾生無始以來的煩惱習氣所覆蓋，也可說是魔力所障蔽着。佛陀能了生死，斷煩惱，成就一切功德法則，故到達佛果的境地。

魔王後來向佛請示教益，智慧無量，慈悲不二的佛，就為魔王說法，使魔王也證得須陀洹的初果。波旬魔王在未證果之時，欲加害佛，想破壞淨身，但佛牢守梵行，使得魔王無計可施，佛却反而度化魔王，從這一點就可充分的了解，佛的慈悲救護，是令人所欽敬的，不妨說，佛是真理的發現者，同時也是道德的實踐家。再沒有任何可比佛的道德更深更慈悲！

佛如實契證無倒真理，以真理化度有情，所以佛被尊稱為如理師。無倒可分析約有人、法、時的三倒。一、人倒：這是對如來的教法已明確的認識清楚，但對眾生的根機，須加以了解，如知不淨觀的法門，是能對治多貪大病的，照理應對多貪眾生施設此教，可是他卻對他說因緣觀；又如知因緣觀的法門，可是他卻對他說不淨觀；如是知法不知人，叫做人倒。二、法倒：是說對眾生的根機，已經分析清楚，但對如來的教法，還不知他的功用何在，如知這眾生是執着有，能對治執着的唯有如來性空法門，由於不知空能治有，仍為說之有法門，反增他執有，若知眾生是貪於空，就應對他說有法門，以去除他的著空之執，如說空，益增空執。如是知人不知法，叫法倒。三、時倒：是說維善能了知如來法門及眾生根性，但不能把握適當時機，說法度生。因為衆

生的根性有成熟與未成熟的不同；善根成熟的，應說而不說，善根未熟的，不應說而說。不應說而說，是為逆時，應說而不說為適時。逆時說法則失智慧。過時不說則失慈悲，這樣叫做時倒。佛善能遠離上面所說的三倒，故此稱為如理師。

有關佛力之大，在這裏舉一個例子：

本生經上面記載：釋尊時代有一個叫鴛掘摩羅的人，相信一種外道做法，是把人生命殺掉一千人並將手指頭斬下來，結成鬘為冠戴在頭上，即可生往天上的，他彼此而迷惑，每日不斷的殺人，當他殺到九百九十九個人，剩下最後一位，無論如何也找不到，他急著升天竟想殺他母親。他母親對他說：「據說近來有位釋尊不惜身命，願為眾生而犧牲，何不去找尋他呢？」

於是這位外道就路上等著，因他會打聽出這是釋尊必走的路，所以就隨時等候著，果然釋尊來了，他悄悄跟在後面，伺機要殺釋尊。不料等到他舉刀想殺時，忽然覺得兩腳像被什麼東西吸住，再也不能前進，再看釋尊却若無其事而前行。

這外道慌張了，而且不明白為什麼會發生這種情形？他高喊：「前面的沙門，你暫停著吧！」

「我要停止，但你却不停止嘛！」釋尊從容地回答。只此一句指點他的癡迷，是說你要人命而欲生天之心，一時也不停止，而即使生到天上，那個地方也非究竟安隱之所，如果到了天上福報享盡，還不是要再墮落於地獄？那企圖求福分，至於殺取許多人命，不是還不停止？

雖然佛說了那麼一句話，却具有扭轉乾坤，教人轉迷開悟，此外道非常的後悔過去所做的邪知邪見，以及種下許多罪孽的根苗，他痛加懺悔，從此皈依佛道，努力修持佛法。

另外，佛典中記述着一位已證二果而尚未離妻欲的，他後來由於用功得法，又證得第三果離於色欲。

不料他妻子向他求欲，那人就用了一個外觀極美的花瓶，裏面却裝滿不淨的污水，對乃妻說：

「要是你能夠將這花瓶執得圓滿美好，我即可和你恢復以往的關係。」

但是後來瓶碎了，裏面的污水溢出，臭不可聞，他妻遠遠的站住，却慚慚的使她明曉人身不淨之意，也同她丈夫一樣，開始體悟人生真理，認為愛欲不再是樂事，而趣向佛法，專心修持梵行。

誠然，轉染成淨不是易事，佛經上認為有六個次第方法：

一、執相應染法：執、就是六粗中的執取相和計名字相；染、就是染污，相應，就是心王和心所相符執着。這個執取相和計名字相，要到什麼時候才斷？要到阿羅漢、辟支佛的極果，以及十信願心，十住菩薩才能斷。因為他們都是破我執，斷了煩惱的緣故。

二、不斷相應染法：不斷、就是相續相。它是依著苦樂等境，念念不捨相續執持，是分別起的法執，要到初地菩薩才能斷除。也就是說從十位要再經過十行、十迴向、四加行位，慢慢用種種方便去修學，一到了淨心地，破了一分無明，見到了一分真理，才可以叫做究竟離去這個相續染。

三、分別智相應染法：分別智就是六粗頭一個智相。是依托妄境而去分別的，所以弄得下面去相續執取。要從二地廿廿已去，直到無相方便的第七地廿廿才斷除了。在七地以前用功觀察時，有相觀多，無相觀少，一直到第七地，那完全是用無相觀，所以叫無相方便地。

四、現色不相應染法：現色是指三細中的境界相，這境界完全是無中生有，由妄見而生，它也算是染污法，不過它還沒有發現出來，還在阿那耶識中，心王和心所還沒有相對，故叫不相應。由根本無明而熏動淨心，所以妄現境界，要到第八地廿廿才能斷，因為他能變瓦礫為黃金，可說是色自在。

五、能見心不相應染法：能見心是三細中的第二種能見相，由無明熏真心，而生妄見，要到第九地廿廿才斷，因他能變濁世成淨土，隨時可隨心轉變，故可稱之心自在。

六、根本業不相應染法：業是動作的意思。根本就是由根本無明的原故，所以安心才會妄動，以根本上的妄動，所以叫做根本業。在三細中的第一種業相，直到十地廿廿以後，金剛喻定，進入如來妙覺住時，才能最後斷除，這生相無相，名為成佛。

(未完)